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目錄

禮部二

尚書

金陵黃應登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目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

禮部二

尚書

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贈少保謚文簡毛公澄行

狀　　邵寶

公諱澄字憲清姓毛氏別號白齋晚更三江學者稱三江先生世居蘇州府崑山之東隅弘治間割其地爲太倉州遂爲州人公生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端潔行步未嘗左右顧七歲善屬對問爲詩歌傳播人口歲時與諸兄謁姻戚長老或贈以金錢歸即棄

之曰要此何用吾不欲違其意故携歸耳陳武選愷
聞而奇之許妻以甥年十七充太倉衛學生清苦力
學每試有司輙入優等成化丙午中應天鄉試歸講
疾明年弘治戊申丁父憂服闋卒業胄監學思兼進
德器聿成所作程文及擬古文皆善體認而詞氣超
脫然意不自滿悉取而焚之人或竊誦一二癸丑晚
學傳以爲式癸丑中禮部會試廷對賜及第第一人
授翰林修撰公感激奮勵益究心道德之蘊及禮樂
名物之故精思實踐融會貫通涵養之久襟懷瀟如
遇所應接務合理道丙辰同考會試得人爲多三載

考績進階儒林郎贈考如公官封母及妻己未再考
稱職充大明會典纂修官庚申充經筵展書官是歲
八月援例請告送太安人還鄉於是太安人壽百歲
中朝搢紳爲賦咏以彰世德有司爲建人瑞坊壬戌
赴闕癸亥會典成進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修撰預修
通鑑纂要甲子充東宮講讀官發音清切義理明暢
時武宗爲皇太子進講稱旨入言於孝廟曰今日講
書毛先生是蘇州人說書却真正明白孝廟甚喜方
中秋設宴遂徹以賜乙丑二月充經筵講官武宗登
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侍讀九月賜

金箱束帶及上兩宮徽號遂加贈考如公官加封母太宜人妻宜人是年修孝宗實錄充纂修官正德丁卯正月聞太宜人疾請歸省不許訃至匍匐歸哀毀踰制既葬避居北郊未嘗一入城府或為郊行從一蒼頭遇幽勝盤桓久之與鄉人處由由然絶去邊幅及干以私則正色却焉巨室有被誣者當道將奏沒其產初求救於公弗許既而廉其罪不至此遐邇為直之其人報以數百金公盡却去曰吾公道扶人安能以賄為爾役邪其光明清介類此歲己巳逆瑾誣會與出內閣意凡所陞秩悉奪之公亦落庶子止餘

兼職是秋起復仍官侍講如故八月陞侍講學士主
順天鄉試九月署國子監事辛未充殿試讀卷官尋
陞學士充日講官壬申掌院事奉命教庶吉士君子
謂公言動可法不止文字之師甲戌主考禮部會試
尋陞吏部右侍郎乙亥陞左侍郎嘗署選事人服其
公丁丑正月三品一考進階通議大夫誥贈祖考皆
如公官祖母王及范太宜人徐宜人皆贈淑人廕子
希原爲國子生六月陞禮部尚書侍經筵戊寅武廟
南巡公倡議諫止疏凡數上期於必遂兵部尚書彭
公澤初爲左都御史嘗奉命制陝西邊事時土魯番

侵軼咎密彭公旣處分奏行奸寧不悅忌彭者遂文致爲罪將置重典於是有集議之旨公言彭某有功無罪都給事中王爌石天柱亦如公言彭遂從輕明日王石皆降外任或嗾寧撼公公弗爲動陰伺月餘無所得適巳逆濠未反時奏欲令撫按諸臣朝服進見有請公奏行者公據故事條上濠居母喪僞爲孝行脅鎭巡請旌表公覆奏孝經諸侯之孝云云謂令所上與此不同事皆得罷濠與其黨甚怨之公如弗知也巳卯春賜大紅蟒衣一襲玉帶一圍先是二品賜玉者三人公與焉左右不悅公者趣弗予至是駕

自西旋將郊公當導駕度弗能終匿乃始出之庚辰
會試充知貢舉官五月尚書一考例有兼職左右有
沮之者止加散官贈祖考皆如公官祖母以下皆夫
人逆濠既獲武宗駐蹕通州朝制宗室有罪下諸王
府議然後告廟行之左右言濠多內應恐入京生變
召文武羣臣出會議公正色云前有寘鐇自有處
置之旨必發書告廟一如舊制不宜在外草草成獄
奸彬在列爲之吐舌自是法官執奏皆以公言爲據
論者謂當是時羣奸竊柄且擁重兵人人自危而公
議不少沮可以爲朝廷重矣明年三月武宗崩慈壽

皇太后有旨往迎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公與使者旣得命兼程以進比至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公曰今遂如此後當何以加之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廢乎　上聞而是之賜綵段十表裏白金千兩下及僕從皆有齎駕行前後扈從備竭勤誠　上每加慰勞旣即位復念前勞賜白金綵段各若干又賜罪人家屬一人尋奉旨議興獻王主祀稱號公會文武諸大臣議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爲皇太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祀共王事云云謂今皇上旣以興獻王長子入奉大統無他兄弟宜別立

獻王後以主祀事以興獻王親弟九人倫序推之宜令益王弟二子崇仁王嗣封興王繼獻王後奉承祭祀獻王長爲一國始祖萬世不毀稱號則引宋英宗以濮安懿王子繼仁宗後程頤所論云云謂今興獻王於孝宗爲弟於　皇上爲本生父亦猶宋濮安懿王之於仁宗英宗　皇上旣入嗣大宗宜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遣官祭告興獻王及上箋興獻王妃　皇上俱自稱姪皇帝名隆重正統尊崇本生無所不用其至可以爲萬世法奏上有旨若曰事

體重乞其再會議來奏公又議得興獻王宜令崇仁王暫以本爵奉祀兼理府事俟山陵事畢及三宮尊號禮成再請會議定奪興獻王稱號制皇帝於宗藩尊行止稱伯父自稱皇帝而不名今　皇上稱興獻王曰皇叔父曰大王又自稱名尊崇之典可謂至矣復備錄頤文隨議以上有言若曰還博考前代典禮再會詳議務求至當來奏公復議臣等前所引程頤濮議　皇上稱興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此孔子所謂事之以禮者此外推尊之說稱親之議則似乎孟子所謂非禮之禮孝子豈忍以加其親而忠臣豈忍

以導其君哉推尊之非莫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莫詳於頤之議頤議前已錄上茲錄明帝詔文併乞賜覽有旨再議復議得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人無子以兄弟之子爲之後爲之後者謂其所後曰父而所生曰伯叔父此皆人情之所安也人情安則天理得矣臣等不敢以他說進奏　上詔還再議旣而內閣亦如公言有詔卿等委曲折中爲朕申篤孝之情云云公疏猶云禮可以義求而情不可以言盡仰體聖心揆量事體使協乎情而無悖於義寍勿謀獻朕心忠愛非臣等有司所敢專得旨有考據精詳議處

存當之語繼奉慈壽皇太后懿旨稱號遂定主祀事竣後有奏於安陸州立祠祭署設丞二員以戚里子孫爲之者公復據前議執奏事皆詳其奏牘是秋吏部尚書缺廷推首屬公公固辭曰人豈不自知吾才豈堪此哉時秉筆者左侍郎羅公欽順必欲推公公曰公同年豈不知我他日僨事公亦與有責且喬司馬有何不可乃欲强我聲色俱厲羅公知公意堅遂以喬公首薦公次之聞者嘉其退讓山陵事畢再疏乞歸俱荷溫旨勉留明年春纂修　武宗實錄充副總裁每朝罷入史局多所筆削出理部事日晏始歸

尊號禮成錄迎立功加太子太保廕子一人錦衣衛
世襲指揮同知五辭不允公亦不敢受尋奉昭聖皇
太后懿旨主選大婚得女子七人其一人爲劉鎮撫
某女故官官某族人也故中人多助給事中底蘊以
告公稽武選貼黃而信即具奏 上俄有左順門議
事之旨公意其爲此縢貼黃以進其事遂止冊禮行
公充副使比終事賜綺幣者三公素有脾疾及迎駕
議禮精力纖疲至秋乃病嘗候早朝昏眩移時及兼
史事重以冢婦若孫之喪病遂日侵冬月益甚疏乞
骸骨不允尋命醫調治及遣中使問以羊酒蔬米明

年正月以生還乞復不允仍命充會試知貢舉官疏三上內閣擬俞旨進　上覽之憮然曰此輩老臣方切委任何遽至此醫問如前比四疏知不可起始許之加太子太傅賜勅給驛遣其屬一人護送還鄉命有司時加存問月給米四石歲給輿隸四人勅有朝苟康復暮即起用之語瀕行又遣中官致寶鈔為道里費公感激泣下謝表懇篤有餘忠焉既而治裝出都門會病少間朝紳餞者盈道以以為疏傳復見行至興濟病作卒於舟中　上聞之震悼輟視朝一日遣官諭祭者九命工部營葬贈少保謚文簡仍以迎

扈蹕廕子一人爲中書舍人

榮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通政使司事

贈太子太保謚莊簡李公誥墓誌銘

嚴嵩

正德間公爲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嘗因天變上勤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兢四事不報自是公決意求退章六上皆有　旨慰留之最後請益力乃報可時加太子少保歲給輿皁仍賜勅給驛以歸於時中外稱嘆謂有急流勇退之風厥後權奸竊柄逆濠搆亂乘輿數出大臣洶洶危懼始皆服公之先見云公臥家餘二十年年八十有五景泰丙子正月元日爲

公之生其卒嘉靖庚子五月五日也訃聞今上　皇
帝親詔有司給祭葬如例又　太子太保賜諡莊
簡嗚呼若公者葢清德懿行鉅公者矣公諱浩字師
孟姓李氏世爲山西曲沃人以書經舉成化癸卯鄉
薦明年登進士第初授都水主事晉呂梁洪故有役
夫數千辦椿草銀錢歲若干緡公至悉罷之止令於
農隙採辦備用而已署鄰巨豪伺官府短長前任者
多爲所持獨於公不敢近改戶部主事丁父憂服闋
改兵部車駕主事陞員外郎奉勅清理畿內諸土田
奪豪右侵占者若干頃還之民陞職方郎中爲尚書

鈞陽馬公所稱重委攝諸司章奏冊封代府潞陽王
充副使凡所餽贈拒弗受陞通政司右參議轉左參
議持節充正使封晉府雲丘王歷陞左右通政順天
府尹時久旱疏論幾甸民所疾苦事當罷行者 詔
嘉納之逆瑾擅政無名需求甚急公一切裁抑數與
面議可否侃侃不阿聞者頸縮而公不爲沮瑾乃日
使人偵公過失然竟無所得也居二年改通政司使
轉兵部右侍郎尋轉左叅理武職貼黃督攝工部築
修朝陽門城垣通州新城公成督其工乃疏懐郡圻
固封守革冗費修戰具數事多見采納以山東盜平

陞俸一級賜白金綵幣丁繼母許淑人喪賜祭葬給
驛以歸服闋召拜禮部尚書仍掌通政司事食一品
俸賜金綺斗牛服色未幾疏乞去位公去後臺諫累
疏薦公當復用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公器宇魁岸
論議偉出雖退處丘園每聞朝廷一善政輒喜見顏
色篤厚倫理有弟客歿收恤其孤如已子歲時事先
必謹著家訓以示子孫雖隆貴自奉無異寒素好學
問文章雖老不勸所著有南莊稿歸田集藏於家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黃公綰行狀

李一瀚

公姓黃氏諱綰字宗賢別號久庵居士台之黃巖人也幼承祖文毅定軒公廕弱冠郎優通詩義尤喜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陰襲語遂棄舉子業師文肅謝公鐸毅然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從師孔孟達濂伊周爲監察御史陳公銓所知招應舉具書力辭不赴隱紫霄山中歷寒暑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鮑太淑人强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覘知餽金千餘兩公却之且

上疏革邪移冒支弊盛為當道所重凡三年疏乞養病歸田與王公守仁湛公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儲公巏喬公宇張公元禎咸以台之先哲方正學者稱之家居幾十年恭遇先帝龍飛詔徵遺逸時侍御朱公節特疏薦公志專正道素行慨於輿情心存王佐學術明於澤物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公具疏與焉先帝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

上論聖學求良輔疏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席公書侍郎胡公

世寧各疏薦公才堪太用學裕篆修起陞光祿寺少
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公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讒奪
公力疏辯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　上諭刑獄
疏列六欵又釋無辜因辯冤枉獄不可勝數府稱明
允先帝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
儲輔者入翰林時公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
充講官先帝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
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
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
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爲言先

帝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時各部
院缺官公署百五篆日歷諸曹一無廢事各屬咸嘆以
爲難及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
盜悉皆屏跡凡所應行奏爲定例至今猶頼之三載
考績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
奮不顧身兼程到鎭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
張玉穆通等二百餘名而一方之難遂靖民立安輯
祠祀之所餘賑濟銀三萬有奇毫無所鉦齋回還諸
內帑先後功次國朝典故內雲中紀變篇載之詳矣
惜乎尚未論其功也明年知乙未貢舉事甫畢適丁

母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先帝又起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啟行間朝指權相睚私遂撝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屨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與語終夕不倦凡有事關民瘼者獨慨然言於當道凡有親故貧乏者悉與賙給置立清獻杜公範墓山祭田擇其裔守之買山遷葬文肅謝公鐸并與其諸孫貧無娶者聘之至如撫養王公守仁遺孤其間事尤爲難能所著有四書五經原古明道編石龍集石龍

奏議思古堂筆記家訓等書享年七十有五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

宋

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費寀嘉
靖二十七年十二月辛賜祭葬如例謚文通寀江西
鉛山人正德辛未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
寧庶人宸濠潛蓄異志求復護衛寀與從兄大學士
宏極言其不可予遂忤權倖意褫職罷歸　上御極
用薦復還舊職尋充經筵官與修　武廟實錄成陞
左春坊左贊善遷南京尚寶司卿尋改左庶子兼侍
講掌南京翰林院事累陞禮部侍郎兼學士掌院事

踰年進尚書掌詹事府事尋命回部　太廟成加太子少保滿三歲考秩進太子太保復加少保至是疾作卒於官

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莊歐陽公神道碑　　徐階

御知　外員　外改　編修

公諱德字崇一別號南野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六安州知州遷刑部員外郎會上選士大夫之有文行者以置翰林改編修仍其服色俸給踰年遷南京國子司業南京尚寶卿遷太僕寺少卿以親在南不樂也當軸者知其意奏以爲南京鴻臚卿丁父憂服除甫養其母蕭宜人以爲復爲鴻臚將爲疏乞終養母不許遂奉以行未至遷南京太常卿尋召爲太常卿掌祭酒事入白其母母遂曰吾幸無恙當與兒俱往矣

至則遷禮部侍郎左上雅知公熟儀禮孝烈皇后葬
遣護諸司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
事充會典副總裁教庶吉士遣代拜先聖先師遣陪
祀帝社稷主考庚戌會試其夏以三品考績贈祖貽
勉父肅如其官祖母某爲淑人封母太淑人踰月母
卒賜祭葬嘉靖壬子春三月持服小祥召拜禮部尚
書兼翰林院學士冬召直無逸殿時同熱輔諸臣奉
賜劄與閣大政中外咸慶喜以爲且爰立又明年甲
寅三月二十一日得疾卒距生弘治丙辰享年五十
九計聞上震悼贈太子少保謚文莊賜祭七壇命工

部治葬事又蔭其弟某爲國子生而士大夫則相與
咨嗟涕洟奄然失其所望嗚呼是可以觀公之槩矣
初公領鄉薦陽明先生倡道於虔之行臺其說以爲
人心虛靈萬理畢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
然以寂則順應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
索諸口耳其力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和之本
指於是舉孟子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
明明德之別名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爲禪公獨曰
此正學也走受業於先生凡再不赴春官精思力踐
日有所自得比入官則遂以其學施諸政事知六安

時爲二籍稽公使錢及其俸錢之出納曰非以爲名
吾屬所自檢防固當如是歲侵捐俸之半以倡吏民
得粟若干石隨所在作粥食饑者活數萬人已乃爲
興水利汰冗役定經費省訟獄之追呼罷諸苛法作
龍津書院進諸生敎之問學民士咸附爲編修奉詔
議郊禮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文乖錯未
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民之政上
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可也於屋
亦可也時服其遠識在南京國子故事司業當課其
諸生爲文詞公因引之於道作講亭進四方來學者

與諸生講論其間或以疑質爲術之經訓證之事物
本之人情參之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諭之
使得其心之所安公同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
易士以是日親及侍太淑人居於家晉與饒江聶公
東廓鄒公念菴羅公以講學爲事學者自遠而至當
是時士咸知誦致良知之說而稱南野門人者半天
下奉命教庶吉士數曰此朝廷所厚養以需大用者
不宜徒以文爲也教之如國子而繼之以時政之所
急問者莫不興起爲禮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
同出府而豫公上疏曰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

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令事與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熙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　上知公意命分別成婚矣既而降諭疑之然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薨公具喪儀援憲廟淑妃例爲請詔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公乃損益二儀行之而特建墳園奉康妃以葬秦府爲其中尉女請封公曰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祖制所畧隆

宗藩

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號給冠
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
郡王絶嗣者與親王異域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
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公曰
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
矣具言不當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以
罪降爲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
更多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體婚化生雖禁之不止
公曰此利養厚耳爲裁定其數率比中尉減三之一
皆從之天下有除受公之賜而不自知者弋陽建安

樂安諸王爭攝寧府事嘯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公曰寧旣已國除復有府事須攝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除國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遂息公自始仕至宗伯凡更十一官每遇事衆相顧未有處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公莫不立應而意氣閑暇如無事時或問公所以能此者公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爲是卽毅然行之雖害有不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爲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居家孝友數樽節衣食以周其族凡賴以婚葬者若干人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敎以禮義又爲立保伍法使

相救助後歲凶其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刼掠之患故公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諸事能無愧於其言也公先世長沙人三徙而居泰和

勅建文莊歐陽公祠堂碑　　李春芳

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難有大勳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勲業未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登於廟祀而行業逈邁於一鄉爲人心所共仰者則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恭文貞楊公士奇暨我文莊歐陽公某三人而已文莊公登嘉靖癸未進

士累官禮部尚書嘉靖甲寅卒於京　肅皇帝雅意重用公聞訃哀悼晉秩太子少保祭葬廕郎如制隆慶庚午江西巡撫都御史劉光濟巡按御史劉思問采衆和諸生議疏請建祠祀於其鄉下禮部議曰稽諸祀典允協　上從之爰勅有司建祠每歲春秋次丁致祀以爲常　命下縉紳莫不稱允至其鄉之士大夫則又允愜初心允鼓舞慶忭嗟此豈可强也哉詩不云乎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蓋德之浹於人心不可解也如此公少負奇資早領鄉薦聞陽明王公守仁講學南贛攝衣往從學焉獲聞致良知之教遂與

諸同志友日夕切劘者七年癸未春王公促與計偕
登進士高等授六安州守隨事致知推以宜民皃內
人治於是令聞四布擢刑部員外郎尋改翰林院編
修是時秉政者悉出詞臣擇海內一時有才名者改
入翰林先後改用者數十輩皆以不稱罷終始無恙
者惟公一人壬辰銓郎林子春偕余謁公京邸是年
公擢南司業余與吉安守袁子林同往受學金陵是
時門下士紛集如雲公獨顧余二人厚以為可教眷
屬意者惓惓焉既擢南尚寶轉鴻臚擢南北大司成
禮部侍郎轉吏部兼學士教庶吉士陞任講學不輟

育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癸丑擢禮部尚書時
穆宗皇帝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洶洶
公周旋其間滑稽默運諸所題奏意恒在明長少之
序杜嫌疑之端雖忤 上意冒危險弗恤也然公幾
沉而動中窾卻卒之事體定而主不疑士大夫咸嘆
以為難是時當國者頗厭講學而獨服公頗忌同進
有才者而公獨不見疑蓄默有所感而人不能測也
肅皇帝聖資天縱銳情玄學使初年得公為佐引
而之道不難也豈斯世斯文之不幸乃俾晚遇而又
未究其用可慨哉夫文成公以謀謨佐命於開國文

貞公以經濟贊治於守文我文莊公以讜言正論衛
主器於潛邸危疑之日發事興而功則同也至於
講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有專祠以祀夫
誰曰不宜仲子水部有紹慶造余而請言以識諸麗
牲之碑余受公之教最久且深而又躬逢其典禮之
成因不辭而文之仍繫以詩曰　國有常典崇德報
功事崇廟祀匹休無窮紆籌輔治勳齊汗馬俎豆其
鄉以示來者孰嗣厥美曰文莊公煌煌　帝勅寵命
攸同惟公之德高明廣大與物同體祈包無外惟公
之功繼往開來闡明正學啟錮舉才成均造士青衿

瓊匝洪鐘在虡隨扣隨答音掌邦禮大猷是經正名別嫌國本以寧德浹人心功在海宇春秋享祀士論咸與宗伯上議　帝曰俞哉春秋享祀厥義允諧公之道脉貫徹古今公之精神悉在人心人心佩衛神其昭格千秋萬載享祀無斁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傳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顧可學嘉靖三十九年八月辛賜祭葬如例諡榮僖可學直隸無錫人初以進士歷官參議病免且十年覬進用無蹊逕嚮 上好長生乃納重賄大學士嚴嵩所自言能煉童男女溲爲秋石服食却老有驗嵩爲於 上詔遣使齎金幣即其家賜之可學乃赴京謝因得留用累陞至今官然唯帶空銜支俸煉秋石供服餌不與聞公家事也至是以遷葬予告歸卒於家初可學與盛端明俱以方被召端明雖貴幸頗自知恥閉門謝賓客可學則揚揚

自得甚復通苞苴囑託諸司有不從即陰持吏短脅之是時官邪賂章廉恥道喪然以縉紳而甘厮養之行任人唾罵恬無赧容則可學爲甚焉歿後七年會隆慶改元奉 遺詔褫其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盛端明以嘉靖二十九年七月卒於家賜祭葬如例諡榮簡端明廣家進士歷中外頗有才名晚歲乃以方術致崇顯爲士論所鄙然內不自安能汲汲引退猶爲知恥云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平泉先生陸公樹聲墓

誌銘　　于慎行

蓋觀乎鉅公名卿其功信烈章謨猷畢效於國者間或不能不自挫其身名而急流勇退抗志塵寰往往乏鴻漸之儀慓石隱之介國家不得藉其楷模士類不得想其風釆雖身名俱永而體用亦未全也乃若保合太和含貞履方廻瀾倚爲砥柱平世師爲儀刑元老完人聲實並泰則肅皇以來惟陸公一人而已陸公諱樹聲字與吉學者稱平泉先生松江華亭人

也自三國爲吳大姓世世有聞人而系不可詳高曾以
下乃皆以隱德稱祖贈尚書梅莊公蘭配贈夫人林
氏考贈尚書志梅公鵠配贈夫人沈氏皆以公貴而
志梅公鞠於母家嘗蒙其姓爲林公仕而復爲陸也
志梅公三子其仲爲公季即中丞公樹德公之生也
沈夫人夢初日投懷紅光烱烱因心知其非凡而家
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强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常
帶經而鉏及覔猪爲文一日泣請志梅公願從里師
受經師試以義避席驚賞時方簡肅公爲令見而奇
之補邑諸生自是輒試第一居則授徒里中聞取挺

庸以佐吉甘邑令周以鏝金則謝不受嘉靖庚子張
文毅公典留畿試拔公第五明年辛丑舉會試第一
廷對二甲第四選庶吉士壬寅歸省三載始北上故
事南宮第一人被選必授館職而分宜與其曹子衡
公落落見無加禮欲以它官抑之先進有欲得公一
言以爲地者公爲不省分宜訕於衆論竟授編修一
日同館謁壽分宜皆更緋衣而入公獨青袍鵠立其
間分宜則目攝之然不深詰也　肅皇帝嗣竹宮儒
臣競進青詞公獨無所預執政閒以嘗公遜謝不應
而日與同舍高文端公毘陵荆川唐公同郡中江莫

公諸人以問學志行相切劘大爲清議所歸吳門袁安節公時爲給事特疏品第詞林首以守正推公即分宜亦亟稱安得門戶寡交如林與吉者庚戌廷試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司不能得聲色俱厲公不爲動壬子請急還里中途奔太公喪服闋久之不出丁巳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同志諸公馳書勸駕勉一就職未幾即請告歸闢適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左諭德掌南院篆旋召回坊不赴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事立教務持大體畧去煩苛先本實而後藝文著汲

古叢語及餘訓十二以示諸生南雍斷斷至今學爲
功令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穆廟即位特
旨起原官又再疏辭已已再起原官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教習庶吉士赴召抵淮復請告迺時同年
高新鄭公在政府公弟中丞居省中新鄭遇事不如
意輒移語中丞曰吾甚愧平泉趙文肅公至謂中丞舉
劉僕公正欲主上新政一見風采知先朝培養有此
偉人耳其爲名流推重如此王中陪推內閣即家拜
禮部尚書兼學士疏辭不允時今上初嗣服公以碩
德清節首膺備召中外動色相賀公亦感激　上恩

不忍終辭乃以是冬請關時江陵當國喜得引公爲重及見公相對湛然意無所投則大失望公之在部率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虜酋邀增歲幣樞臣將許之公以職力爭不可樞臣竟不能奪嘗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出入見客坐甚偪江陵亟引正之公乃就坐同列或諷公以相君尊重宜少委蛇公默不應益已浩然有歸志矣而會明年甲戌當會試江陵嘗諸子入彀欲援公正人以塞物議公微知之請去益決疏上空溫旨勉留遣中使問賚及門江陵復托中丞挽公微示將有別命

公咲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桃李
希授席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陳十
事皆關大計而辨官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
陵益大啣頃之就公邸訣公臥床見之抗手謝曰病
甚負公推轂柰何翌日出都傾城祖送皆謂不見相
與望塵嘆羨以爲長安道上數十年所未有也先是
江陵諷公公即去誰爲代者公舉宜興萬文恭及閩
林文恪萬爲公友文恪則公丁未禮闈所舉士也兩
公皆世所稱端人然皆與江陵有忤而江陵徒心重
公竟用文恭以代公歸而江陵貽書猶以不究用公

恐後世不能無咎於執政以爲恨江陵旣敗臺諫奏
詔舉海内耆德三十七人以公爲首自是爲剡無慮
歲而公高臥彌堅終無世念會中丞亦解節歸白首
怡怡易子而教時相携出郭遊勝命觴僊僊如也中
丞殁而公摧泣輟食曰吾乃失一良友戊子公年八
十詔撫按官奉彩幣羊酒及門存問已復加太子少
保歲給廩米輿夫己丑公子大行君成進士嘗館試
手書勅其毋趨提徑毋罹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
字箴乃吾子也是秋大行以使歸省遂請終養戊戌
公年九十詔遣中書柴君大展存問公跨馬郊迎詔

壬寅　皇太子立詔遣儀部郎劉君憲寵存問跨馬郊迎如昔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眞天人也大臣三奉恩詔亦故事所未覩及遣孫景元詣闕疏謝優詔褒答錄景元入成均而加大行月俸巻皆異數云公嘗著耄餘雜識有云六陽終巳已者巳也而公年踰大耋善遊歡啖行步若飛髯髮間復見黑毫至歲建巳竟以無疾逝矣先一日手書遺言置之屏几自以冒濫國恩戒無請卹易子孫致身以報臨終月光爍爍射人睨大行作咲容乃殞逾時頂熱如爇四體柔和作黃金色比舍覩一大星曳白光射公廬而隕也

大行奉公遺戒卜以某月某日葬於某地兩臺榮巳
計聞　上爲震悼立詔所司治葬賜祭錢墳贈太子
太保賜謚文定備物而有加焉初公試南宫時郡守
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則公
名也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寔
行通神明他時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而公
自少至老數遇奇險如頹垣墜木皆不能傷每撰辰
出游天日必熙明如天雨凄瑟無不頓霽意必有神
物呵護者斯亦異矣公登第六十五歲晝起晝歸中
間居官兩都不及一紀而閉門掃軌優游相羊於雲

水湖山者餘五十年先後二三權相力皆奔走海內而寵辱之柄卒不得少加於公鄉家當國所網羅推挽徧天下知名士而獨不得引公自近天下儀公以爲含譽卿雲神龍威鳳異代異人不啻松栢之鬱然後凋也士甲一出慨然有開濟之懷竟以時事不合奉身而退然至聞朝廷行一善政進一正人輒喜動眉端不則神情不懌者彌月惓惓忠愛至老不衰乃知舅以退而益重稱公使主上知當世有不愛爵祿之臣者其亦未窺公大臣之用心矣公爲人修長峭岸氣骨稜稜神襟道朗舉止端凝終日燕居衣冠危

坐不見跛倚之容持正深堅論議皆有根柢無少唯
阿而寬容樂善常依長者不忍有所刻核居常無他
嗜玩惟手一編生平撰述甚富然皆元本六經而尤
邃於易旁引曲證多儒先所未發間涉內典玄宗用
以叅互儒術不爲溺也至於運炁服食諸術雖知其
指不甚稱說惟飲食臥起皆有常度屛去一切伐性
勞形之事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迓
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施德戚里情意周至鄉
子姪族屬和而能訓即有過失莊顏對之能改即驩
家居於當事諸司不通書問惟遇歲祲民饑即首倡

鄉紳請議捐賑事關學政士風必正色昌言多所匡扶獎借寒畯後生不啻口出郡守李公以廉平得民而坐為郎被察去郡民闔門乞留監司目為倡亂報捕以兵公以大義折之監司愧其言乃解兵去郡以輯寧部使長吏干旄過謁時以幅巾出見出亦無所報謝曰老臣以不任朝謁罷安能僕僕趨公府乎對賓客子弟談說忠孝名理朝家典故及徵時耕耘事娓娓不休踰九十後漸寡酬答惟斂容調息神觀澄秘殆天游也所遺山田數頃居廬僅庇子孫其書傳世者有陸學士雜著善俗吡議鄉會公約陸氏家訓

及詩文若干卷公生正德己巳二月初七日卒萬曆乙巳七月九日得壽九十有七元配封孺人贈夫人李氏某人女也公爲諸生贅於其家與公食貧幾四十年又能推慈逮下畜公之胤丁卯先卒子男三長未名殤次彥章卽太行君俱顧孺人出顧孺人者太公以公艱嗣告諸廟而納者也庚子先卒次彥卿殤陳出又嘗繼族子彥與國子生銘曰天篤皇祐保艾名世夢日公生墜星公逝道總羣流學本六經文明以止藪藻帝庭守虛抱冲禔躬如砥如淵斯凝然[illegible]斯峙粤有負嵎其視耽耽獨立不懼莫公敢犯考潤

棲衡託尚千古國之藩衛士之䂓矩厥迹彌隱而望
胥崇蒲輪三御迺正南宮典禮寅清式我王度大政
將聞歸田載賦煌煌明哲蹇蹇匪躬十事矢謨帝鑒
貞忠卷舒以時潛見不測譬彼鴻冥亦猶龍德及耆
而子既庶孫曾踰壯而第卦數復成稽公名壽史無
其伍維衛武公維師尚友爰秉大化神與天行勒銘
樂石永護玄扃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贈太子太保謚文定陸公神道碑

孫鑛

今天下望以爲相雖不相而隱然爲世師表者我師陸公是也公號平泉諱樹聲字與吉華亭人曾祖庭訓祖鼒父鵠皆不仕而父封公少鞠於母家林姓公童時猶在田間每息耕則取書讀之已而藝成大爲邑令方簡肅所重嘉靖庚子舉應天春秋魁明年辛丑試禮部第一猶林姓也公居常多疾坐其赴會試也不攜一帙獨兀坐寓舍中時江南有名士數人皆忌公覘公不攜書則詑之某公曰今歲奪魁者必此人也榜出果然廷試不得入鼎甲以二甲第四人選庶吉士明年省親歸乙巳入京授編修公在詞林

七年貴溪分宜方爭權公閑居落落無所附兩公皆不忤人或謂分宜銜公不然也於時世道猶近古趨時者速化不者需次而已張文毅公鄉試座主也雅知公比爲相公亦落落也徐文貞爲宗伯公以編修與均禮人或疑之徐公雖先登六科寔止長公六歲鄉黨禮固然耳壬子請假歸遂遘封公艱服闋不謁補丁巳起南司業分宜雖多私然待詞林厚謂公貧既深且清名素著不可以常調待之是舉亦待起但不北耳是歲鑛受先公廕入南監每進監公必訓以莊語待之一與諸生等辭色閒不少假借鑛因是知

師道尊嚴迄今每憶公誨語不忘也先公時任南禮
部尚書以詞林舊誼與公數相過從公來語未嘗不
移日長夏則往往聚談於郊外禪寺於時世方濁先
公謂公皭然絕滋垢每以康濟推公公曰僕性疏枯
寂殆如野僧每無事坐室內則快稍涉事即如執熱
今南署猶可棲遲若畀以繁劇是困苦之立見其短
耳先公曰不然惟不染之故能綜核無所累今世事
舍公孰任居二年竟稱疾引去辛酉起左諭德掌南
院公至留都旋召兼侍讀引疾不赴乙丑起太常掌
南祭酒事公至留都是時文貞已當國矣明年冬進

吏右侍復引疾荅公性恬澹前告先公謂南署可安
者固本志也然任職則厲精不徒優游掌南雍時作
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
誦之隆慶戊辰起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明年奏復
陸姓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掌詹事府教庶吉士抵准
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隨即起禮部尚書兼學士公
屢召不起天下皆高公之節若謂堅不出者然公於
經綸事業定未嘗忘其行藏亦無意必但於世味稍
淡耳前少宰不起雅以鄉衮嫌故後起教習時則文
貞既歸矣行之日伯兄處士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

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貲藉勿之聽也兩稚者伯公二子也盍兄弟間切磋皆敦道義遺榮利如此行數程應接日甚公自謂精力不堪鞅掌遂仍歸然自此名益重天下企望謀斷若謂太平必待公出而後可致遇有要職及美缺必以擬公惟恐不就及茲閣宗伯之命無論知不知無不色喜人謂江陵初欲引公同升且兼主會試爲其子入轂地後見公藹然不佌遂巳其實不爾江陵與公同館三十餘年初四五年尤相暱豈不知公爲人豈肯爲後輩屈且渠方構新鄭去欲專行政豈容

持正者在傍掣其肘哉特以巳初當國將驅走天下士茲得海內第一流前人所不能致者自巳致之則借色爲多且度公貫直不外飾必與世忤必與中貴忤一拂意必飄然不詘彼時浮譽巳收郭隗臺可毀矣而公則以立　朝三十餘年食祿雖少然收名巳多無非　主恩且司成家居三起少宰未之赴茲一旦驟以入座召雖蔣相左右之寔　天子命夫豈敢耕然抗違仍厚取名疏辭不允遂北上就職比至江陵喜甚不俟公謁即躬候公益猶以前輩禮事公也在禮部可一年守典禮不受私囑部事井井公退危

坐私關內箭接客禁城西有演象所者金吾別著也
盧廠四圍空地數十丈茂樹林立公常燕息其中是
時鎮為舉子亦習業側舍隔一牆公午至暮去竟日
不聞人聲諸中貴銜公不曲狥託傳召公接旨仍令
長隨屢次促公僕僕扶掖至　會極門則部行常事
耳公知其意不與校自是稱病不出踰月遂乞歸江
陵知公去志決是時公季弟中丞方以給事中避公
遷符卿乃紿謂曰宗伯公旦暮大拜矣何不少需恐
中丞以告公曰相貴行其志虛銜何羨襄公吉士假
歸時嘗過唐應德中丞於京口因連舟至丹陽謁陳

少陽祠祝祠額稱宋贈秘閣修撰公曰此何加於少陽但題宋太學生固快益素志然矣疏五上乃 許歸仍候起用頻行疏陳十事以副封投江陵江陵哂之既而報聞公前自南雍歸時嘗構適園不二畝最小而潔距所居里許至是稍復葺之而東則朱司成園又東則范太僕園朱園宏傑范園蒨蔚幽麗木石皆大有奇然登公樓者是二園之勝可孤有焉公自著有記九首傳於世宋人謂司馬 公獨樂園最早小而世欣慕之過於他園公此園蓋與埒也公昆弟三人伯處士諱樹芳季僉都御史諱樹德其後起也乃

克以尚書學士贈大父及父封公云戊寅鑛以禮部郎辭 詔至華亭謁見公當是時天下紛紛議江陵不奔喪公謂鑛曰往在京師與太嶽論 國事渠謂人多避怨每談事彼獨甘任怨此自不易及第心不庶又謂鑛曰少年無喜事余初登春閒榜時先輩謂余曰凡廷對自有品古今稱第一直言者賈誼次則劉蕡此二人有何建立自後不奉公教忽之惘然公家居凡報命者無不薦壬午江陵敗明年毫諫奉詔舉者碩數十人公爲首於時三相已蒲又皆公後輩人俱謂無以處公鑛承乏選司私謂同署郎擬用

潞公起潞公故事進公首揆平章內閣重務實一代
盛典張司封擊節賞之會時賢意見不同鐫亦莫敢
訟言公自失伯氏意常悽惻是歲季公自山東解節
鉞歸持手道夙昔歡甚丁亥中丞復歿公傷矣戊子
八旬戊戌九旬壬寅冊立東宮　賜問者三自八旬
即給廪米輿人又加太子少保最後又蔭孫男景元
國子生又給予行人彥章月俸皆異數也大行癸巳
丑進士是歲館選公遺書戒以無與試諸公卿猶疑
之太倉王公在政府獨曰授之行人俾便省覲足矣
公聞之曰荆石真愛我者也彥章秋以使事便道歸

家遂乞終養云公生平簡酬接登科六十餘年而家居者十之七日燕坐齋中半靜息半繙書間有著述然不甚刻意其所深致思者太約主理意至或漫書數條及他爲應酬詩文皆往往有神解使人讀之氷釋所著有茶寮記條列七類謂味入清靜三昧又欲著蔬譜未就嘗手書雜語數條示先公內觀條論疏理甚精鑱毋欲揭之爲飲食銘云相畧莫窺涯涘削談及世故出一二語轍中隱微得綱領至持心虛平無偏黨則天下所共信服其相望根本在此晚歲年高衆皆知不可以相業累公然益仰之爲表儀廟堂

用一人行一事皆默視公許可爲輕重乙巳七月歷
年九十七乃卒先繼族子彥璵國子生後生彥章彥
璵子三彥章子六孫一公生彥章時近六旬矣猶及
見其成名且見曾孫焉異哉莘邑之集賢涇銘曰
吳隻四族厥右惟陸遜將贊相代有令望延及我
明係不可徵三世令光鉅賢乃生位高匪崇勢弗假
矜偃臥於家名震八紘爲商霖雨作周心膂大麓未
登抱礬而還齒逾耄耋　帝命有逖記之惇史訓於
孝哲三泖兆靈淮秀於涇表茲石城維　國儀刑

南京禮部尚書進階資善大夫贈太子少保泗橋陶公承學墓誌銘　　孫鑛

夫吾郡泗橋陶公者豈非古之所謂大臣者哉今雖登上卿乃竟未獲展其槩徒猶以治郡稱則余有憤歎者焉公諱承學字子述嘉靖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庚戌選南京湖廣道御史是時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飾詐蓄姦外挾虜為重　上甚任之鸞日以肆大臣與忤者類得奇禍公疏劾之奏上日　天子方函珍食賜鸞家而疏留不下家人甚憂焉已乃報聞明年鸞竟敗人以是重公巡下江又巡鳳陽倉所至

肅然畏吏斂迹丙辰出爲徽州知府徽故山郡特饒
者偭四方萬金之家比比是其民負氣好爭以善訟
爲豪久者至歷數十歲而相告言獄辭蒲筷猶不止
平居不肯輕出一錢富而吝甚至賄獄則破家不惜
且輕視官府以爲吾貨足取之也訟不在大與口語
有爭輒起訟訟輒以殺人爲辭勝者厎里皆貨負者
杜門憤恨無地自容矣然或賀者在門訟者在途以
此牽連不已公不厲聲色大事律斷小事情宥諸爲
閒者投賄者假權勢請託者造蜚語者曲訴上官者
壹切不問中情律而止於是訟師技窮猾魁氣折望

公門而心悔者衆矣特迫於習俗未能頓巳耳公巳乃察其朴直不詭飾者稍婉誘教之庭質時面諭曰聞子鄉尚氣夫理直而不求自白隱然勝矣今潜伏於庭俛倖毫釐之伸即伸其羸與有幾及今中巳猶可得半則息者十五又曰此此纖微耳何煩公府姑歸與父老議之不平更來則退者十九訟殺人者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即汝兄不亦皆手足戚非有沉寃而戮其腐骨即嘗與殺者同律令具服辭乃爲驗之不得實即重坐誣法一二人迄公在無敢誣殺人者敏於決斷無宿案下邑民就獄者止春半升糧因號

曰半升太守月再抜狀初至日數百人二年後則不過數人有時或竟無一人郡前食肆俱罷衢市寂如非復嚮之偶語肩摩朋飲雚接矣士夫時見無敢以私請幣物絕不至門或說曰太峻矣公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愧安用辭人不信以詢之徽人則曰果也夫必不聽奚賜也必不受奚餽也

三殿鳩採木使者來以徽多木商將以巨木若干額賦之公聞則治席郊迎盛慰勞用悅其意而令父老訴之徐曰商者販木於外耳郡非產木也今若責郡出木則無從出若令商自所在供之第即數木以賦胡問徽也今

顧輸千金直如何部使大悅公即以庫羨具直畀袁
擾東南兼之山寇上江諸郡數有大徭公以顧役意
行之如巨木直役竟而民不知或之旁郡見其疲於
兵甲乃驚曰吾郡何獨無此歸更相質問乃知之因
相語泣下徽人相矜以行賈賈或數十年不歸前此
郡守惡其輕離家因重稅難之給傳人二金公白損
之令止出一鍰迄今為例庚申擢江西按察副使兵
備九江瀕行郡人擁門頓首曰明府今去罰中無一
敝土物敝土惭矣扇墨服用物也又價廉歸以遺鄉
人可乎公再三辭謝已乃取墨一笏扇一握受之景

藩就封泝江入楚牽舟者殆不下十萬人徵舂徵償以萬人逆於江公時已去郡乃謂監司曰　帝子遠出諸郡宜協力第徽郡去江且千里今萬人客居江濱設王舟不即來安所寄食倘有逋逃卒召之寔難若取直於徽募人於江貧者得直居者安堵不亦便乎監司以爲然遂收直罷徽役省費數萬公至九江景藩亦適至前此諸官寺多執所過長吏繫之舟中必重金賄乃得出於是彭澤令亦被執公乃以檄數令急繫罪若將徵來訊鞫之令遂脫歸贛賊戕汪副使破玉山縣江西大擾公治兵湖口扼之適有事安

慶還至黃石磯與賊遇袁三遇麾水兵進賊射斷我帆公舟幾覆益鼓衆薄之亦射斷賊帆遂斬袁三盡殲其衆　賜白金若干癸亥遷湖廣叅政分守澧州甲子晉福建按察使丁母憂隆慶丁卯起補雲南未行復丁父憂庚午補廣東旋擢山東右布政使時新鄭當國欲爲鄉人擇賢牧伯遂擢公河南左使河南藩封衆祿多後時久者或遂不與公盡給以時謹權衡出入如一尤嚴飭諸吏惓惓於拊循烝黎去窳無吝郡邑吏惕然畏憚之壬申召爲太僕卿堂掾以羨金請叱之去前此爲守巡自常祿外即傳金亦不受

日取蔬肉而已九江時所積至數百則以繕治郡城郡人勒石記焉抵京一日遷應天府尹萬曆癸酉轉南大理卿甲戌改北公爲人凝靜寡言笑平居竟日端坐接人或不交談余時以鄉里後進謁公或旅進或獨見必有請乃得片言半語不則默寒溫者領之而已淵乎莫測其涯也無何晉工部右侍郞丙子改刑部尋轉左江陵相尚綜核爲治其意欲以勑吏職齊天下凡工言論鼓聲名者多所不取名曰務實大約祖法家之意與公爲同年友推敬重公見公寡言而勵精以爲與其意合深望助力公署刑部印聽獄

精審小大必以情尤歎服以為兼材戊寅遷南京禮部尚書會刑部尚書吳公百朋請老寓書政府舉公自代時相亦深注意焉或以告公曰姑遲遲行當即留此也公聞之遂速發是時楚相方有不持父服之事疑天下皆謗已尤疑正人慮或反戈向之其楚客入相幕者以相素厚公特忌之甚公行後遂中以浸潤若云陰為諸橫議者主相以已注向頗切惟公不伸私欵方狐疑聞其言遂信又南給事中傳某者楚人也挾相勢自恣相亦託以耳目傾南鄉皆折節下之候者盈於衢或拒弗見公不為加禮公擢工部傳

受商人金數爲請在禮部治虎隸沈鉞罪傳又爲乞命皆不納傳大不堪遂譏公於相曰每事輒爲異議會核諸司經費諸逢時相意者爭爲相減冀博尚儉名新官至或不設席第私攜榼聚飲公意非之　上疏言臣禮官也惜費失禮不可請益之時相不喜益以傳言爲然京察先一年冬傳以考績至京見楚相益短公商大理爲正者公姻家也時爲御史凡京察後臺諫例有糾拾疏所刺事輙用赫蹏書之名曰訪單至期各出單衆共評之傳過商公出一單袖中則公銜名也撫有數事曰得諸南中意若挾商者商知

其意不應憧而已是時楚相勢已成臺諫疏不請不敢上辛己春諸公往見相出應劾者姓名則曰何無陶某或對曰陶公清德素聞相曰令九卿孰非清者應者曰難宜辭耳數日內自陳疏當來以旨罷之何如相厲聲曰不能待因出赫蹏曰第謄入即傳袖中單也公遂致政歸歸八年天子採大臣言修先朝養老故事凡二品家居有宿望者月給米三石歲與夫四名公與焉撫按薦疏凡七上四海皆想望公復出而公毅然不可奪矣靜默自適自少至老如一日然不厭人語瑣猥雜陳聽之一無忤未第時嘗授

經會城有何生者素嚴公謀狎侮之匿伎賓酒延公比至縮戶出諸幕公凝然如常時伎卑愧於戲笑而視之若無無幾微動詰朝竟不一言及友乃大服居官所積俸歸悉以納諸伯氏所居惟樓三椽猶與季氏布政公共之子息既衆則藩屏以居終身不增一室蔬食常不繼或採菱或摘野菜豈惟無肉初時負債甚多里中少年或非之曰部民鄉人皆財也公嚴於部民而遍於鄉人豈曰能廉然竟皆償之或問曰人皆欲富公獨異何也公曰非然也吾慙於吏卒吾手軟而面薄平生恥言宦跡晚年時或問疏勑咸笑

事公良久曰有是乎余志之矣又問即不答在徽將
下邑人往往爲位書公爵里祀於家及去乃相率立
祠於郡郭寘田供祀久之益思慕過者必拜春秋祝
釐於祠大會飲胙竟者輒走邀或禱卜焉其賈四方
者過吾郡人必問公眠食狀若何予編修望齡嘗一
至徽居人爭出觀之所過塞路曰此吾父兒邪父老
有泣下者族子過楚日暮無所止遇徽賈相問遂曰
君越人豈識吾陶父乎曰余伯父也遂邀入宿盛具
款接之今聞訃則皆悲歎相告或詣祠哭位在京者
閧請、郵疏上則相率之所司頌公烈焉嗟乎昔黃

潁川位至宰相然猶以治郡稱彼器誠有極也孔子曰才難謂公輔之材耳若吾泗橋公者蓋庶幾焉今制非翰林不居閣足宰輔無論假令公得歷六卿或總內臺操尺寸之柄必當使疵政清囂論息化廠而爲良毀雕而返朴然今已矣公居官雖逾三十年藩臬佐不得代帥受名公又務自晦南宗伯官雖尊不與邦禮其餘官俱不久是以惟中州以廉稱新安以循良稱新安更久且又於民親故民愛戴之尤深嗚呼公豈徒郡守器哉魏高平杜大夫蕭太傅皆常典郡有名史不耀其績以所就者大耳假使公得究洪

業即嶶績雖異靡稱矣即今公他治行皆爲徽所擒
是已以用未究故特用二千石顯焉不亦惜乎以余
目所覩若鄞聞莊簡吉水周簡肅其規模與公亦畧
相似然莊簡爲冢宰簡肅爲御史大夫猶爲一遇惟
公則獨扼於相也悲夫公生正德戊寅卒萬曆戊戌
享年八十有一　詔贈太子少保　賜祭二壇遣行
人某治喪公父曰庸齋公諱廷奎京衛武學訓導敦
實行著正學演說沒祀於學宫祖父曰方塘公諱試
鎮江府學訓導好學食貧後皆贈工部右侍郎母商
祖母馬皆贈淑人俱有誌銘言其先自台州徙不詳

何邑初居紹興府後徙今居在城東四十里曰陶家
堰隸會稽

資政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恭履庵萬公士和神道碑銘

許國

萬曆丙戌冬十有一月二十日禮部尚書萬公士和卒於家訃聞　天子爲輟朝一日諭祭葬如令甲贈太子少保諡文恭蓋備典也公字思節其先鳳陽人六世祖曰勝者始遷宜興勝子壽壽子雄雄於公爲高祖雄子政政子璵璵子吉吉爲訓導桐廬配李以正德十一年十月十三日生公與逑吉俱以公貴贈禮部侍郎配俱淑人公生五齡李淑人授白太傅詩

輙成誦桐廬公異之就塾受小學輙傳所誦踐行之稍長遂遣從唐太史應德游世所稱荆川先生者也一見語合相與辨義利甚晰嘉靖庚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試輙高等屬分宜柄政絀之當署諫垣顧力請部得儀制主事乙巳副　周藩使事便道省覲重違二尊人以疾謁告明年桐廬公卒公三年不內免喪補精膳主事公又重違李淑人乞南遂改南職方員外郎迎養李淑人邸中無何李卒喪之如喪桐廬公免喪補車駕員外郎巳從儀制郎中止仍南從公志也巳晉江西按察僉事擢饒疏裁歲

供磁器以千計巳晉貴州按察副使督學政黔故嚮峒壤錯即儒生衽戈矛㵎疏經術公時時前諸生爲講說大義俗爲之化巳晉湖廣參政撫苗苗曰吾今乃得比於人叩壁納欵者二十八寨時　三殿工亟採木使者旁午四出轂擊於辰沅之道賴公曲爲經畫得無轉徙巳晉江西按察使而言官阿分宜意論公避簡書期公趣駕歸巳胡中丞公松撫江西疏白公會分宜敗以故銜起家移山東巳晉江西右布政使巳又晉廣東左粤民萬里轉輸京帑其費不貲公著令稍徵轉輸費屬計吏弁領之粤中稱便故事潘

左右使分以治事

司一切政務專制於左使右署名而已公曰朝廷並設兩使若左右手非有所輕重也約分日治事以明大體已晉應天府尹屬直指使初按粵適辭之境上遂行而直指以為倨銜之欲巧詆以法抵粵悉取諸錢穀簿稽公出納無所得則掎摭筦榷吏屬誣引公吏恐死不服曰有之萬公不應歛粵地一勺水耳直指愈益怒掊擊益亟有香山黃公佐家居養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已獨能致黃公也自趣迎黃公黃公入揖曰老夫跡不至公府久矣今為萬公來公即欲涅之其人非可緇者直指心怍不敢出一

語事乃寢公且之京兆道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
南畿餉條上嚴考課議本折省遠倉處水兑減贖鍰
專委任六事宿弊一清已遷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
諸所剗革如督南餉時已遷禮部右尋遷左會華亭
罷相起新鄭公遂引疾疏四上乃得予告歸天下由
是益嚴重公與雲間陸先生齊名今　上即位詔起
陸先生爲大宗伯而公以南少宗伯攝大司成事從
民望也已陸先生致政去江陵方欲傳公論收士譽
遂晉公大宗伯公見民間服用無度矍然曰轂下乃
爾何以覲四方因條上崇儉數事會留禋雜襲又奏

杜倖門客戇直汰冗員抑干請以回天意語多切至
觸時忌有方士倚大璫謀得官江陵主之公持不可
會成國薨江陵欲贈之王意公以親故無所阻公又
力持不可於是江陵嗛公而余給事中懋學以指斥
時政褫官江陵内自作間語公必冀一言爲解公顧
直詆其非江陵爲拂袖起有阿江陵意者劾公羸懦
宜罷公力求去竟賜傳歸已江陵敗　朝廷以公宿
德重望不宜老巖穴於是復起公南禮部而公再疏
引年　天子不欲以吏治煩公特加資政大夫正治
上卿然海内學士大夫猶喁喁嚮公而公不可作矣

悲夫公在仕未嘗忘退也即退復起未嘗不引疾乞骸骨也葢通籍幾五十年而家食者半然公在田間聞官家一政善進一吉人輒色喜即一政秕進一凶人當食輒爲廢匕著得一忠諫疏必盥手焚香讀之其繾綣國家乃爾與人交務飲以和而介然絕不爲詭隨故嘗忤分宜去臬已又忤新鄭去卿貳已又忤江陵去卿即華亭稱與公昆邦者華亭請老諸大臣谷疏留公獨否若公者所謂貞而孤非耶公性廉儉茹淡衣浣黔士司或德公暮夜餽千金爲壽辭不納覘篆豫章鄰羨金五百在辰沅升水陸諸廩餼悉裁

之黔粵故多丹砂名香犀翠珠瑇種種奇珍一無所携初公之蒞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罌曰夫蒞非乏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蒞也公服其言徐詹事言公嘗治垣有奇石命椎以實垣工請徙他所公正色曰此尤物不欲以示吾子孫竟椎之伯兄士亨居桐廬公喪毀卒公喪之如桐廬公次兄士安以貢北上卒公即殯而歸之公貴且耆矣然事季父恭甚不命之坐不敢坐得甘旨必先致之所至輒爲民設長利如黔建義倉七盤嶺開水道粵庫築石樓並蠲俸及斥公羨給之又嘗建大宗祠斥上腴田供祀事公

褆身嚴不錯寸趾蒞官不爲赫赫名其當事謇然有壁立萬仞之操公之歿也鄧直指適按其地晨坐堂皇見左右侍者相向淚承睫詢之曰萬公歿矣嗟乎此豈可聲音笑貌取哉銘曰彼慧之子倚學爲弄公獨斤斤繩言矩動彼夸之子倚修爲餌公獨悶悶滻權垢勢彼逃之子倚遜爲聲公獨噩噩糺節澠名龍變善政豹隱善俗猗歟我公如金如玉　帝悼懿行錫之嘉謚吳會吉陽後先競貴公之精神與天壤終玄宮楚楚奕世昌隆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遠峰汪公鐣行狀

沈一貫

公初諱鐣孫既貴以義無所取請於　上去孫而獨以鐣行字振宗人稱遠峰先生汪之先越國公之烈著於歙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之間而公之汪則所號東門上路者有諱泰亨者元時爲慶元路都目阻兵燹入　國朝遂占籍爲鄞人泰亨生仕芳仕芳生思溫思溫生公惪公惪生溶鄉則公大父溶卿生子晃則公父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母丁氏贈至夫人公之始妊也夢雷電煜熠已有異

香在閨閒則心儀之為佳兒矣生輒秀穎嶄嶄露頭
角蹟公常摩其頂曰吾門族兒大哉年十四博記善
問以戴記遊於泮鄞諸生故善易尠為戴記者舜江
謝文正公與公族祖澤卿同年舉也常爲以公論戴
記贈公好之命公負笈之舜江遊長者故鄉有汪氏
禮而陸康僖公之孫文和善相人見將將公公名益
起年二十三舉甲午賢書數困於春官丁未上春官
時已酉陳文端公校禮經推為本房冠比大對高第
改翰林吉士已酉授編修癸丑充會試同考官甲寅
受命教內書堂內書堂者諸少閹所業也公每為譚

小雅巷伯以下保其專良之志多信悅者丙辰充殿
試掌卷官戊午持節封衛王己未滿九年考陞侍讀
庚申晉理文官誥敕迎壬戌再充會試同考官校春
秋得今太倉相公卷首薦之尋清武職貼黃十月陞
左春坊左諭德往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
監事留都士驕滛公飭規勵行六館之士帽與甲子
上召還復晉理文官誥敕秋典應天鄉試孫公世
芳副公卒於行館薦以內事一切獨身董庀之還復
命充分校大典官乙丑再充會試同考官丙寅陞國
子監祭酒頒五倫條約禁止超慕及清餼廩之乾沒

者以給諸生廸行敦誨文教一新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於是　莊皇帝御極爲隆慶丁卯所司奏開讀事例改公別衙門用無何以大典錄成陞俸一級己巳補南京太僕卿仍支正三品俸自陳乞罷復以母老身病辭皆不允辛未復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壬申改南京禮部右侍郎其秋召北爲禮部右侍郎管國子監事充經筵講官癸酉今　皇帝初御經筵賜白金綵幣陞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回部管事仍充經筵講官隨充實錄副總裁甲戌充知貢舉官其冬考三品滿廕一子入監讀書乙亥橫被口語優

求罷 上特慰留之兩蒙 欽遣將祀虔恭 穆廟實錄成陞俸一級賞賚甚渥丁丑復知貢舉八月改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兼晉及經筵講官副總裁皆如故 世廟實錄成陞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賚白金綵幣戊寅 上兩宮徽號拜覃恩及父祖加贈二代方是時則公已倦游矣固以疾辭五疏乞休 上念其不可奪准致仕給馳驛歸欽賜鈔幣以示優眷云公天性凝雅斤斤矩折規旋寡言笑無町畦可尋起詞科三十餘年在嘉靖間時方沉濁不可以莊語而公優游奉璋橐筆之事不爲

感激悲歌之態亦終無黔渠隆萬來雅意獻納壹禀於仁義　上常虛已聽納乞休之疏歲有盍自謂器非將適思抗域外之想矣　上篤念老成端慎綢繆甚厚雅志求退分安止足可不謂善始善終哉卒於戊子距生於正德壬申享年七十有七守臣以聞上下禮部議賜祭二壇遣行人造墳安葬贈太子少保

先皇帝裕邸時將以公侍講讀有所得之者公輒讓講讀南院篆鈌將以某往某祈留擠公公亦不避自不佞見公雖宴縣爾雅外無嫖詞詳略以衷無熱腸亦無冷腹醇端體要前後如畫一盍詞林前輩之

度若此而公持之益恭云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少保謚文恪雲衢余公繼登墓誌銘

于慎行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河間余公以萬曆庚子七月十六日卒於位部臣以聞　上深嗟悼詔贈太子少保謚文恪賜祭使使護喪出少府金錢治葬如法葢上之篤念講臣恩卹備渥如此公諱繼登字世用別號雲衢其先越人也高祖士賢北宦於燕占籍交河家焉三傳至贈宗伯信以貲行貫爲公大父余公生贈宗伯伯恩以貢入太學仕爲東昌府史配褚繼

陸皆贈淑人陸公母也公生八歲而考妣卒殁煢煢千里扶兩柩以歸宗人睨而弱之欲謀其產所以崎嶇百方竟得無恙而謁里師受經誦習日力年甫十三補邑弟子宗人之謀寢嘉靖甲子以詩舉京兆萬曆丁丑乃成進士選庶吉士卒業館中好考覽國家故實及前代治亂所係至校大制作筆鋒縱横超乘而上諸公交重焉已卯授翰林院檢討癸未分校禮闈是歲纂修會典越五年書成進修撰賜白金文綺宴南宮戊子奉使周藩歸而舟蕩於河舟人皆號公具衣冠拜禱風止波恬如或翼之以濟己丑充經筵

講官旋擢右春坊右中允兼編修簡直日講與北海
馮公同說通鑑時上希御法筵講臣具牘以進公乃
與馮公議以便宜稍引古誼傅時政得失冀有所感
悟不䛷䛷効說經語辛卯與試留都壬辰陞右諭德
兼侍讀與試武闈癸巳轉左庶子兼官如故甲午進
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充正史副總裁乙未廷
試充讀卷官旋擢詹事掌翰林院事丙申大內火公
偕講臣上章切諫其年拜禮部右侍郎兼官如故明
年戊戌充知貢舉官會三品滿考部中使齎手酒至
第勞焉予三代誥命大父母父母所爲受令稱矣其

年轉左都廟大禮攝正卿以行公在講筵且十年皆與馮公共事而馮公再謁告歸里所直日亦公代進講獻納爲多歲時受賜金繒及他珍異差次閣臣不可勝紀云當其時禮卿闕且二年廷臣所推擧無慮十餘上皆留不下及再以公名進名又在後 上竟用焉在位執法守政夙夜勤恪遇天地大甾時政闕失抗事力諫無少規隨戊戌歲終擧奏四方所報地震雷火及西寧鍾自鳴緣與地出血二氣外錯古所未有今郡國元元苦征訶酤榷織造開採爵緆無聊動難安幸 上思惟天心圖謝過之實疏入報旨

惕然明年九月太白經天秋道山崩湧土出五公復上言方今星躔失度水旱爲沴繁山開磧地滅空虛不能固脉山崩川竭陵谷變遷開闔窮困郡邑蕭條戾氣凝而不散怨毒結而成形甚可憂也臣子不能動君父言數愈辯　陛下爲天之子天以非常譴告尚可恬然數日不報公見士習文體日趨浮詭深用爲憂　上言今俗不遵聖經倡爲異說竊佛氏緒言爚亂耳目謂經藉傳註皆爲糟粕倫理法度皆爲虛幻惟一了此心則踰閑蕩檢無害性眞役學小生轉相崇尚雜入制義名爲新說甚悖理傷化宜絕其端

勿使進奉旨挈爲功令下學官釐正焉公自署部時
請元子冠婚疏凡九上及正卿席並請建儲又至八
疏病甚猶伏枕視草久之　上意感動勅所司爲具
將行大禮而公既受特知四推内閣旦夕且有後命
亦不及少待卒矣名位固所不念國之大計於公志
何如哉公爲人樸直端方忠誠體國平居以愼密自
將穆然簡默言不出口即鞠笑許可不輕假借及當
大議大政持論侃侃無所囘撓條定即有不當常正
色攝之始若不堪久而知其無他更信服焉居官廉
儉不視生產學士同年曾公嘗過其里茅屋蕭條一

如諸生嘆息而去平生不受人私亦未嘗以私干人少子從學官試夫人祈爲一語終不肯發背産既薄又以分給親族室無藏廪官無蕆槖爲文典重懇至以意識爲宗不尚綺靡詩法孟襄陽尤工爲歌行所著文集若干卷通鑑進講録五十卷國朝典故紀聞十八卷行於世生嘉靖甲辰比卒得年五十有七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三十四終